

被困电梯记

□ 肥西 查鸿林

周末,友人约我去茶社,我欣然应允。相约市中心,茶社在六楼,我随着候电梯的人流进入电梯,电梯门合拢启动,估计上到四楼的样子,突然一阵颤抖,电梯往下坠落,“不好。”旁边一个大姐发出惊叫。等我们缓过神来,电梯已坠落差不多,屏幕上显示“暂停服务”字样,我们都意识到电梯坏了。

靠电梯边的中年女子紧急按了几下开关,电梯门打不开。电梯有些老旧,电梯内的电扇不在工作,接着按电梯报警铃也没有反应。电梯内共有十个人,两位年龄大约七十岁左右的阿姨开始慌张起来,说心脏不好,时间久了受不了。四五个中年人稍显镇静,开始照着电梯内张贴的维修人员号码、物业号码一个个拨打电话,可惜全不通,可喜的是电梯内的通讯信号还有。

有个领导模样的中年女士拨打了一个电梯管理经理的电话,他答应尽快派人过来。两个阿姨则说受不了,掏出手机打家人电话,叫赶快联系物业解决,同时还拍打电梯门,我们告诉她们不能随意拍,防止出现更大意外。三个青年男子站在一边,一个说着他经历过比这更危险的电梯惊魂,那是从二十多层坠落,电梯里的人一边慌叫一边按着每层的号码,最后才在四五层左右停了下来,说话的时候,我看到他神态自若,好像今天电梯的坠落与他经历的那次相比,还是小巫见大巫。另外两个青年人,面对

电梯拐角,转身背对大家,若无其事地翻看手机,安静地浏览微信和网页,好像电梯里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者发生的事情与他无关。

大概也是缘于拍打,外面有人开始询问答话,我们马上陈述了遭遇,叫快派人找物业修理救援。外面有个年轻女子简单了解了里面的情况,说去找物业,少顷她回话说打了修理电梯师傅的电话,我们问她是不是物业、师傅在哪里、离这里有多远、什么时间能到,她都没有回答,我们要求物业过来,也没有人回应。电梯里几个女性开始焦急,要求报警,两个阿姨已经气喘吁吁,脸上冒汗,开始小声呻吟,我掏出随身带的纸张给她当做扇子扇风换气。

两个青年人说打119比110的速度还要快,但他们拿着手机的手始终未动。又有人说,这家物业管理太差,电梯里全是过期的号码和坏了的报警装置,报警了,肯定要处罚。大家一阵叽叽喳喳,报警的事情还是无动于衷。

大约20多分钟过去了,我们再次询问外面的人,师傅到底来了没有、到哪里了。她们始终只是回答师傅在路上。追问她们到了哪里就没有声音了。两位阿姨已经瘫坐地上满头大汗了。我想,电话可能是打了,但紧急程度可能被低估,再这样下去,不但老人受不了,大家都会严重缺氧,事态会更严重。我掏出手机,拨打了110报警。接线人员认真详细

地询问并记录了具体地址和联系号码,然后不断有人打来电话,询问电梯里面的人员状况,是否还在被困,他们马上就到。

电梯里空气越来越闷,我们都感觉到了气短心慌,于是敲门要求尽快催促师傅,并要求扒开一点电梯的门,好让空气进来。这时门被扒开一个指头大的缝隙,用废旧的木地板夹着,就听见一个男人严厉的声音:“这样门扒坏了谁负责!”电梯里的人听见了开始抗议,那个一直没走远的年轻女人搬来一台电扇,向里面吹风,电梯里才稍显空气好转。

半个多小时过去了,头脑开始晕乎乎,就听见外面有人相互问话,然后一阵响声,电梯有了动静,我们都惊慌起来,再摇晃两下,门被扒开,里面的人都匆忙跑了出去,一个穿公安制服的人拦住出来的人询问情况,大多推辞有急事走了,我原原本本说出事情经过并签字。有个管理者模样的人指着电梯说:“你们明显超载了。”我很不愉快地说:“你进去看看,上面写着限载十三人,不要再推卸责任了。”

我和友人陈述这件事,他笑着并严肃地说:“这是一种一般人难以体验到的生活。”

默默地闪光

□ 南通 熊益军

转眼间杏坛耕耘已30余载,虽一路艰辛跋涉,呕心沥血,不懈努力,洒下了几多汗水,但还是成效甚微、业绩平平,留有诸多遗憾。聊以自慰的是自己多少还给学生留下了点记忆,还有学生惦记着我这个老师。

就在前几天,门卫通知说有人找我。我赶紧去传达室,远远地看到一个中年汉子满面笑容地喊我老师。我端详着他看了又看,脑子里极力搜索着有关此人的信息,但愣了老半天还是没能认出他来。见我一点印象都没有,他就自我介绍姓名,说是我二十六年前在某校任教时的学生。看看我还是回忆不起来,他就详细介绍了当年班上的一些同学,教室所在的方位、朝向,教室里的陈设,同学的座次,乃至由我拟定的两条励志标语……他如数家珍,我的记忆也逐渐被唤醒。呵,不知不觉间过去二十六年了,真是往事如烟呀!

他说:“当年我在班上成绩不好,又比较调皮,其他老师大都对我不屑一顾,只有你看得起我,经常利用中午的时间给我补习作文。我十分感激,按照时俗,我应该向你表示意思的,可当时我家里穷……这些年来我一直记着你的这份情谊!”他的话让我的记忆彻底清晰起来。原来,二十六年前我在一所农村初中任教,学校在操场边上的一排单身宿舍中给我安排了一间。那时农村学校住校教师业余生活单调乏味,每天吃完午饭后是我最难打发时光,我就常利用这段时间备课,批改批改学生作文。看到有些学生做的作文草草了事,简直无法批阅,我恨铁不成钢,正好这些学生中午经常早早就来学校了,在教室里吵吵闹闹,于是我就将他们喊到宿舍面批作文。所谓“补习”,无非是让他们书写要工整,誊写要规范,句子要通顺,标点要正确运用之类,要么就是与他们随便聊聊如何选材,怎样构思,如何组织篇章结构等等,偶尔也与他们聊聊理想、前途什么的。说

实在的,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要给他们“补习”功课,也没料到他们居然还有要“表示意思”的想法,更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他们还将这些前尘旧事记在心里!

他接着说:“老师,你在我们身上花了这么多心血,我当时就暗暗下定了决心:一定要写好作文、学好语文,以后一定要考上大学,以不辜负你对我们的殷切希望!”他说,“后来高考,虽然有几门学科考得不理想,但我语文却拿到高分,达到录取分数线,终于录取到淮海工学院。校虽不是重点,但我学的是当时紧缺而又鲜有人报考的路桥专业,一毕业即分配到交通局,从事高速公路建设监理工作,如今我早已是监理工程师了。老师,若没有你当年对我的关怀和鼓励,哪有我今天!”听着学生情真意切的述说,不知怎的,我只觉眼睛湿润,心头发热。谁能想到,当年自己无意间采取的一个小小举措,居然给了学生这么大的学习动力,居然改变了学生的人生道路!陶行知先生说过,生活即教育。回眸往事,我当年不自觉地宿舍变成了课堂,将自己的业余生活与学生的学习联系起来,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我真切地感到,教师生活的外延有多宽,教育的天地就有多广。教师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,在日常生活中更要做学生的良师益友,要与学生进行心灵的沟通,精神的对话,情感的共振,如此,我们方能成为学生心目中的“好老师”,进而让学生达到“亲其师信其道”的境界。

前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说,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。此番学生来访,使我对这句话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有了新的理解。我深知,自己仅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教师,与“光辉”二字相去甚远,自然也不奢望“光辉”,但我更愿像那江中的航标,默默地闪光,尽管光线微弱,但只要能够指引学生人生的航向,引领他们抵达成功的彼岸,此生足矣!

秋高恨柿红

□ 蚌埠 徐玉霞

去年中秋我回南方休假时在厨房发现了一箱柿子。这箱柿子半青半红,十多个小小的身躯瑟缩在一个破纸箱里。“网上买的,看图片挺好,个头仅有老家的一半大,最气人的是发过了还涩……”妻的话还没说完,我的思绪已飞回老家。老宅的院子和后园有几棵高大的柿子树,那是父亲去世后母亲种下的。没结婚时,我常在春节前从广东赶回老家。有一次年夜饭过后我搬了张凳子靠在门框上晒太阳,冬天的风刮进了院子,那几棵光秃秃的柿子树“呜呜”作响。

母亲见我盯着柿子树发愣,便开口数起它的好来。自种下后也不用问事,没几年它自己就能结果,一个个柿子比拳头还大。母亲一边说一边还得意地用手比划着。“柿子熟了像小灯笼一样挂在枝头,手一伸就能摘到,吃到嘴里稀软滴……”我只能随着母亲的讲述扮作惋惜状。母亲说完便去厨房收拾东西了,奶奶去邻居家串门,弟弟和妹妹也各有去处,唯有一个人靠在门框盯着柿子树发愣。这柿子树有什么好瞧的呢?光秃秃的,树皮皱皱,个头还没房子高,纵然能结果又能大到哪里去?秋风扯着我凌乱的思绪越飘越远……

五年前我带妻和小女儿回老家。临回老宅时,母亲还特意交待院子里的柿子应该快熟了,可以带些回南方。彼时,母亲早已搬到市区弟弟家了。到老宅后竟发现柿子树已高出房顶好多,满树的柿子,在秋风中轻轻摆动。美中不足的是柿子大部分还没有熟透,青红交错,煞有神采。我向树干上踮了几脚,仅落下两三个已熟透的,却已是摔得稀烂。大伯拿着长竿过来帮忙,妻子和我在地面捡,每往塑料桶里丢一个,小女儿便拍一下手。临出发时,母亲又教妻子发柿子的方法。

回绍兴两三天后,我才第一次尝到老家柿子的味道。当妻子从厨下的桶里掏出一个红彤彤的软柿子时,我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从老家带回的物件。轻轻揭去薄薄的柿子皮,清香的柿肉便映入眼帘,轻轻一吸,满嘴甘甜。柿肉和汁水一刻也没在舌尖停留,直接滑下了咽喉。小女儿连吃两个还意犹未尽。妻子又把柿子分给了南方的亲戚,再得到一片赞叹,妻觉得非常有脸面。于是,我们又期待来年柿子红时再回趟老家。

接连几年,琐事缠身,竟一直没有在柿子红的时候赶回老家。母亲总是打电话说要快递些柿子来。我说不用寄了,等我回去吧,今年一定回。望着厨房里这箱柿子,我愈加思念老家那些红红的、高高地挂在枝头上的柿子来。转眼又到秋天,我什么时候能回去?